

## 論盡人生 (26)

### 夾邊溝與西伯利亞的兩個故事

蘇穎睿

#### 一：夾邊溝的故事

2003年，楊顯惠出版了一本名為《夾邊溝紀事》的書。他在後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倖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導演王兵把它改篇拍成電影，並於2010年9月6日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

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但是，40年前這裡發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注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裡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計。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

了40年。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他就是天津作家楊顯惠。

從酒泉出發，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里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公里，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牆框。這裡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牆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場變成勞教農場，專事「收容」右派份子，其中不少是知識份子。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所謂右派份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歷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右份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但1957年，入住的卻達3000多人。

到了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甘肅省勞改局的計劃在高台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事實上，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裡的地窩子和窯洞裡。到了明水之後，他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

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由於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都很難做到，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做，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裡，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據倖存者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於荒野，纍纍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在三千多名勞改份子中，大面積地死亡，死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而且都是死得很慘。其中的一個便是董堅毅的故事，他的妻子是來自上海，所以這書的英文版書名叫 *Woman from Shanghai*。

董堅毅是省人民醫院的泌尿科醫生，上海人。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設的熱潮中自己要求來蘭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醫院當主治醫師，來蘭州後在省人民醫院做泌尿科主任。他妻子也是上海一家醫院的醫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沒跟他來。事實上，她是獨生女，父母堅決反對她離開上海，否則也就來了。董堅毅那年是34-35歲。他是一個文雅書生，他吃飯時細嚼慢咽像是吃什麼都不香的樣子，他吃東西講究得很，從不吃污髒的東西。在夾邊溝，糧食不足，別人挖野菜、將草籽、逮老鼠，什麼能填肚子就吃什麼。他嫌髒，說不衛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應的那點東西。看來，他不會活得久。實際上，他卻沒有餓死。他之所以沒有餓死，完全是他妻子的功勞。自從他被定為右派到了夾邊溝，他妻子三兩個月就來一次，看望他，並且帶來許多餅乾、奶粉、葡萄糖粉之類的食品 and 營養品。他就這樣捱過了幾年。直到1960年9月，他和其他右派被派到明水。

到了明水，董堅毅還是不吃髒東西。在夾邊溝的時候，因為勞動太過沉重，又吃不飽，就有少數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糧食定量進一步降為每天七兩，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頓菜團和一頓菜糊糊，營養極度短缺，大批死亡就開始了。為了減輕死亡，農場領導採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們的勞動，準許在上班時間去草灘上將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饑，或者在窯洞裏睡覺。那一段時間他們把山水溝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絕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樹和榆樹上的樹葉都吃光了。可是董堅毅不吃那些東西，每天吃過了食堂配給的菜團子和菜糊糊以後，就在鋪上躺著挨日子。到了明水才一個多月，他的身體就不可逆轉的衰弱了，身上一點兒肉都沒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兩個黑洞，怪嚇人的。他的腿軟得走不動路了，每天兩次去食堂打飯的路上，他搖搖晃晃地走著，一陣風就能刮倒的樣子。在窯洞裏要想喝點水，就跪著挪過去。他整天地躺在被窩裏默默無語，眼睛好久都不睜開。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董堅毅知道時日不多，就對他好友老李求一件事。「我這兩天就死了，我愛人還沒來，求你把我用我的被子捲起來，放在裏邊一點的地方，就是那兒。」窯洞本來就挖得很大，近來又抬出去了幾個人，所以靠著最裏邊的黑暗處已經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當。他指著那片空當又說：「你們把我放在那裡，等我愛人來了，把我的情況告訴她，叫她把我的屍體運回上海去。老李，當初呀，我愛人，我的父母，還有外父外母，都勸我不要來大西北，我沒聽他們的話，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設，來了大西北。我真後悔，後悔沒聽他們的話。」那天董堅毅說了很多話，三天後董堅毅死去，他們就照董堅毅的吩咐，用他的被子捲起來，把他放在裏邊一角。誰知第二日，農場的劉場長親自帶著人清理死屍。他大聲吆喝著叫人走進窯洞檢查，結果把董堅毅搜出來拖出去，拉到山水溝口的崖根處理掉了。

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大約是董堅毅死後五六天的一個下午，他的妻子到了明水。她是從高台火車站下火車，東打聽西打聽來到

明水鄉的山水溝的。她問董堅毅住在哪兒，有人把她帶到了窯洞。當老李告訴她董堅毅的死，她的淚水從她的指縫裏流下來。她的哭聲太慘啦，一個女人，在近二年的時間裏，每過三兩個月來看一趟勞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為的是什麼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間的情分呀，盼著他出去闔家團圓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嗎？再說，那時候從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縣多不容易！要轉幾次車，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個女人，就是這樣風塵僕僕數千里奔夫而來，可是丈夫沒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嗎，能不哭嗎？窯洞其他的右派都在悄悄地垂淚。他們確實被那個女人的哭聲感動了。

這個女人，這麼遠來探丈夫，雖然是落了空，總希望到墳上去看看，然後把他運回老家去。於是就請老李及朋友幫她這個忙。但他們支支吾吾，極不願意，還叫她儘早返回上海。何解？因為老李知道董堅毅的身體可能給人吃掉，此時此地，不足為怪；而事實上，幾百座墳，上千座墳，到處亂埋，有些墳還叫風刮平了，連墳也找不到了。但她卻堅持去找，就是一個墳一個墳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墳。她擦乾擦眼淚，就自己一個人去問問掩埋組幹部。但他們說找不到，她就在辦公室哭泣很久，說找不到董堅毅的屍體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幹部竟然發火了，說：「咦，你不回去呀，那好辦，我叫人給你找個窯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說話了，還是哭。那人又說，真不想回去嗎？那你告訴我，你是上海哪個單位的？」她說：「你問我的單位幹什麼？」那人說：「給你們單位寫信呀，叫保衛科來領你回去。你們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動，勞動教養，你不跟他劃清界線，還跑到這裏來胡鬧。你這是立場問題，是向政府示威，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們要通知你的工作單位，要好好教育你。」聽那人這樣說，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說什麼。

她就自己一個人拿著從老李借來的鐵鏟去掘去找，但她找不到。到了第二日，就找老李，用她軟軟的嘶啞的聲音說：「我昨天都看過

了，墳地裏有不多幾個墳頭上放著些磚頭，磚頭上寫著死難者的名字。其他的墳上連磚頭都沒有。我試著用手挖開了兩個墳堆，埋得很淺，也就半尺深，有的還露出被褥來。今天我要再去，我要一個一個地挖。你放心，我挖過的墳我再埋好。」說時眼淚索索地流過她的臉頰，幾天沒有吃、沒有睡，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從窯洞出去，走下台階的時候，她的腿一軟就倒下來了。站起來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體搖搖晃晃的。這回老李和朋友都忍受不過了，他們驚呆這個女人，她到底要幹什麼！他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來，眼睛一熱，淚水差點兒流出來。老李擦了一把眼睛，說：「大姐，吃吧，你吃點飯吧，吃完了我領你找老董去。一定領你去找……真的，不騙你。」

這天他們是往北走的。還沒走到溝口，就看見死屍了。正式的墳地在溝外的沙窩子裏，但是，掩埋組的人偷懶，有時拉到這裏就掩埋了。這地方的地勢寬闊，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屍體。因為埋得草率，有些屍體已經暴露了出來。藍色、黃色、黑色和各種衣裳的破布條以及土蒼蒼的頭髮在早晨的寒風掠過的地面上索索抖動著。老李終於找到董堅毅的屍體。從前的董堅毅多麼英俊呀，三十多歲，白淨的皮膚，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灑脫極了。而現在的董堅毅，赤條條躺在地上，整個身體像是剝去了樹皮的樹幹，幹幹巴巴的。身上瘦得一點肉都沒有了，皮膚黑乎乎的，如同被煙火熏過的牛皮紙貼在骨頭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從古墓裏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上少了兩塊肉，是被人割去充饑，還露出帶著血絲的骨頭。老李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著他從一個健壯的人變成這樣一個木乃伊的，否則他也不會認定這就是董堅毅。

可是那女人走近後看了一眼，就咚的一聲跪倒，短促地呀了一聲，撲在“木乃伊”上。就一動不動了，沒了聲息。這種情景持續了足有一分鐘：老李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氣上不來憋死過去了。其後，她的身體卻又劇烈地抖動一下，同時她的嗓子裏發出一種奇怪的咯吱吱的響聲。咯吱吱的聲音很費力地轉化為一聲淒厲的哭喊：

哇啊啊啊……哇啊啊的哭聲剛結束，她就使勁兒搖晃起那個木乃伊來，並且抬起臉看著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堅毅的名字來：董—堅—毅—她連著喊了幾聲董堅毅，山水溝裏便連續不斷地回蕩起一個聲音：毅毅毅……毅毅毅……然後她就伏在屍體上大哭起來。半個小時過去了，她還哭沒完沒了。他們等得不耐煩了，不得不拉她回去。對她說：「顧大姐，不要哭了，咱們該回去了。」他們用力把她拉起來了，但她卻抱著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來，哇哇地哭，就像他們是一對連體嬰兒無法扯開。沒有別的辦法，他們硬是把她的手從“木乃伊”上分開。並粗魯地推開她說：「行啦行啦，多髒呀，你抱著他走開，走開點，我來埋掉他」。但是，她猛然吼了一聲：「不準你埋！我要運走，運回上海去！把他火化，我把骨灰帶回家去。」他們在明水公社找到老農民把董堅毅火化！並帶回上海。

這個老李名叫李文漢，是少數夾邊溝的倖存者，他得到平反後，就住在蘭州。是他記述了這個淒慘的故事。

## 二：西伯利亞的故事

從沒有一個西方記者訪問過蘇聯西伯利亞的集中營，但每一個蘇聯人都曉得：一旦被送到哪兒囚禁，能重見天日的機會可謂微乎其微，成千上萬的政治犯，尤其在史太林恐怖時代，都在這獄中被虐待而死。然而，從一些少數的倖存者口中，我們略知其中一些動人的故事。這一回想和大家講一個名叫 Boris Kornfield 醫生的故事。

Kornfield 醫生是一位猶太人；但自從他的祖父被沙皇殺害，他對任何宗教信仰都反感。一如他的父親，是一個徹頭徹底的馬克思主義分子。但不知怎的，可能是講了一兩句批評政府的話，就被送到西伯利亞集中營裏，過著非人的生活。但他究竟是一個醫生，在這

冰天雪地的集中營，醫生稀少；所以在諸多囚犯中，他是一個比較受到優待的一位，因為不少獄卒也會生病，需要醫生治理，所以對他還是有點優待。然而，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當他看到囚犯被剝削、被虐待、甚至被殺，人的尊嚴和價值像垃圾一般；他對整個黨、國家和政權都幻滅了！集中營不但取去了他的自由、物質享受，更取去了他的信仰，及對國家和黨的效忠。

在同囚中，他認識了一位知識分子，成為好友。在談話中，才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這位基督徒常與他談及信仰問題，時常分享主禱文給他：「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與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但 Dr. Kornfield 總是聽不入：甚至有極大的抗拒。因為他始終覺得自己是無辜，無端端被關進監獄裏，內心充滿了憎恨，憤怒。所以他是抗拒基督教的信仰。

有一天，一個獄卒送到醫院來進行手術；手術後，正當他要替病人縫補一些血管時，一個強力的意念浮在腦中：這個獄卒，是一個殘暴的人，不少囚犯在他手上受了很大的苦楚，對他恨之入骨。這實在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他縫補病人的血管時，縫了一個生結，而不是死結，他必會一命嗚呼，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更何況這個獄卒是死有餘辜的。正當他預備動手腳之際，忽然主禱文便浮在他的腦海中：赦免我們的罪，如同我們赦免人的罪。他突然心裏感到非常掙扎。最後，他決定駁回這病人的血管，心才平靜下來。那晚，他無法入睡，他開始想到自己的廬山真面目，並不是那麼純潔，內心一樣是充滿了憎恨、憤怒和自私。他開始認真思想那位基督徒囚友對他所講的福音：那位被釘死在十字架的耶穌，在最辛苦的時候，向天父祈求說：「神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他就流著眼淚，接受了耶穌為他的救主。



Kornfield 醫生信了主後，他繼續每天思想那主禱文。他看到集中營是一個充滿了恐怖、痛苦、不公和死亡的地方，他立志隻手空拳去抵擋這種惡勢力。集中營內，倘若有囚犯不順服，不聽話，就把他們囚在禁室中，哪兒又黑又污又冷，一旦被囚在哪裏，也不可能活得出來。但營中有一個條例：每個囚犯，若要被囚禁到禁室內，一定先取得醫生的同意簽名，證明這個囚犯的健康和精神狀況，可以抵擋得住這樣的刑罰，才可執行處分。一直以來，Kornfield 都立即簽上名字。但自從他信了主後，決定不簽。他當然知道後果會怎樣，一定是自掘墳墓，但為了主、忠於他的信仰，堅決不簽。

在眾囚犯中，有一些是鬼頭仔，專為獄卒監視其他囚犯。這些鬼頭仔，往往恃勢欺人，濫用權力，隨意殺人。Kornfield 醫生有一個病人，由於營養不足，身體非常孱弱，一日比一日消瘦。於是 Kornfield 醫生便處方一些營養麵包給他。隔了一段時間，卻仍然沒有好轉，而且病況更差。他感到奇怪，便追查這件事。原來他發覺是哪些鬼頭仔把這些營養麵包搶去，也即是把他生命奪去。Kornfield 發現後，便決定把這件事投訴給當局。當然他知道這會帶來自己禍患，但為了信仰，他仍是堅定這樣做。並且，他知道年日無多，就決定盡量把他的信仰與人分享。一天下午，他要替一個年青囚犯做手術，他就把握這個機會，與這個年青人分享他的經歷，說：「大致來說，我們在地上受苦，不可以說我們絕對無辜，我們都是罪人，實在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這個年青的囚友，聽到這醫生的見證，目瞪口呆，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到了第二日早晨，年青人醒過來，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要和這個奇怪的醫生傾談，但卻不見他的蹤影。不久，他看到一些獄卒，推著一具屍體出來，他看清楚，原來就是 Kornfield 醫生，他的容貌被毀，全身都是鮮血。原來在半夜他睡覺之際，遭受到獄卒和鬼頭仔的暗算，被打身亡。但他的生命卻燃亮這年青人的生命，這個年青人就在此刻決志相信了耶穌。這個年青人不是別人，就是今天極具影響力的

蘇聯離心份子，世界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得主 Aleksandr Solzhenitsyn 索爾辛尼琴。

### 三：歷史的啟迪

1. 著名的紀錄片導演艾曉明在公開放映她哪部「夾邊溝祭事」時，說：「夾邊溝不只是一個歷史故事，也是當下的故事---它的傷害延續到當下。圍繞的抗爭延到當下，而我們對夾邊溝慘案也影響未來。」事實上，在拍攝的過程中，她遇到不少當局的攔阻，當局似乎很懼怕揭開歷史真相。我總不明白，這發生於60多年前的歷史，何竟還要千方百計的隱瞞呢？如果我們不面對真相，又怎會從歷史的悲慘錯誤學到功課，又怎不會重滔覆轍，一犯再犯？

無獨有偶，俄羅斯的情況也是一樣。這個著名的古拉格集中營，雖然有數以千萬計的政治犯死在這個只有跳蚤，沒有麵包的集中營，但一直以來，蘇聯及俄羅斯都極力阻止外界在古拉格拍照，和追尋歷史真相。除了官方的文宣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震撼世界的圖像，也沒有改編成驚心動魄的荷裡活電影，但當 Aleksandr Solzhenitsyn 的巨著古拉格島 The Gulag Archipelago 出版後，轟動了整個世界！蘇聯再無法阻止歷史真相的揭露，也成為外交上的一個大爭論，最後導致蘇聯解體。

2. 在另一方面，雖然夾邊溝和西伯利亞古拉格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二者之間卻有一個很大的差別。董堅毅的故事是令人感到沮喪，悲哀和無望，但是 Kornfield 醫生的故事卻帶給我們一種無比的感染力，和盼望。主要的關鍵就是 Kornfield 醫生的信仰。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16-18 節說：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耐心及一天新此一天。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

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就是因著這個信念和盼望，Kornfield 醫生及千千萬萬的信徒，在極困難的日子裏面，顯出光輝，照亮著這個黑暗的世界！這是一個極震撼的見證！

Ian Johnson 在他所著的 Sparks 一書中說得好，像艾曉明、Solzhenitsyn 等歷史學家，勇敢的把歷史真相揭露出來，叫我們不再對歷史無知，有了這知識，我們對今天所面對的挑戰人也不再無知。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有像 Kornfield 醫生這類的人，不怕強權，勇敢的活出基督的見證，分享耶穌的愛和盼望，這就是人生的意義了。

#### 參考資料

1. 楊顯惠，他尋訪了一百多位夾邊溝農場的幸存者，寫出了《夾邊溝記事》。
2. 王兵 夾邊溝電影
3. 艾曉明 夾邊溝祭事電影
4. Ian Johnson Spark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